

行走在这块腹地

文图 / 邓 涛

作者简介 邓涛，博士、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。

出发了，顺着我们探好的路，一直爬上山梁，有两个卵石垒成的敖包守候在路口。在这里可以望见德令哈，但手机信号已完全终止，此后的一周内将与外界失去通讯联系。越往前走，路况越差，直到完全无路，只有非常难以辨认的一点车辙。荒漠上分布着一丛丛的梭梭，天空积满乌云。不时经过一些平坦的地段，那是低洼处的黄泥滩干壳，一旦下起雨来就无法通过。这里的地貌也变得非常奇特，仿佛月球表面一样怪异，所以当地旅游部门把这里比喻成“外星人基地”。

雨终于不可避免地下起来，为了让重新雇用的卡车能够顺利返回，我们让司机赶紧卸货后立刻离开，以免黄泥滩变成陷阱。用塑料布把行李盖好，全体队员挤在越野车内躲雨。雨看来不会停下来，等稍微小一点，留下一个人照看行李，其余人赶紧开车去宿营地，即瑙格南面的一条深沟支帐篷，我们也把这个地点就称作“深沟”。路不清楚，天又阴暗，好在有 GPS 帮助，最后准确无误地到达深沟。卸下东西，

赶紧冒着小雨支起一个个帐篷，车又回去运来全部的行李。在暮色中，营地建起来了。“不经历风雨，怎能见彩虹”，老天也被我们感动，一条巨大的彩虹架在了深沟东面的山梁上。

拉起一个大雨篷作为营地的厨房，开始埋锅造饭。就简单地做了一锅汤面，和着买来的馕，晚饭就算解决了。天黑以后开始用高压锅炖牛肉。风很大，风向也总变，所以不得不挖了几个坑，随风向的改变把煤气灶放在不同的坑内。当晚上在荒野中点燃篝火时，牛肉的香味已经飘出来。我们还不能轻松地睡觉，因为营地是在沟口的泥滩上，为了防止水流来袭，每个帐篷周围都要挖好排水渠。更可怕的是，这里简直是一个蚊子的世界，随时都有几十上百的蚊子向你扑来。我们都戴上了笼子一样的防蚊帽，还有手套，但蚊子仍然刺穿这些防护物，扎进肉里。其实，光是它们不停地在耳旁嗡嗡叫，就已经烦死人了。总带着防蚊帽，



＞ 蓝天白云下的诱惑



＞ 蓝天白云下的幽境

也常常闹笑话，要吃东西要喝水，往嘴上一送，才发现嘴已被纱笼挡住了。帐篷里很暖和，也很舒服，但风一直在吹，篷布总在哗哗响，好像老是有有人在旁边经过。最后实在太累太困，终于睡着了。

早上醒来，打开帐篷，看看是一个好天。朝阳照在营地上，我赶忙爬到东面的山头上为营地拍个全景。深沟的东坡就是化石点，早上大家已发现了不少三趾马动物群的化石。简单吃过早饭，留下一人照看营地，我们就向西出发，去 14 千米外的图西地质点。据地质队报告，那里曾经发现过哺乳动物化石。

向西走没有路，只能在梭梭中穿行，还要特别小心，以免坚硬的灌木桩扎破轮胎，那就有大麻烦了。荒漠上沟壑纵横，很不好走，图西地质点又是第一次去，所以只能慢慢地探着路前进。可喜的是，一路上都看见了黄羊，开始只有一只，翘着白尾巴一蹦一跳地在车前狂奔。最后看到了一大群，有 20 只左右，那真是令人惊叹的场面，特别是在这片干燥炎热的土地上，几乎没有什么植被能够支撑它们的生活。

图西到了，除了到处热得冒烟，没有什么景致。大家分散开来，在图西背斜的北翼仔细寻找。一天的工作成果还是找到一些可以鉴定的材料，包括鹿角、角心和肢骨等，看起来应该是中新统的地层，没有任何三趾马的化石。这里是典型的油砂山组地貌，地面堆满了差异风化后留下来的砂岩块，当地人把它们称为“龙骨”，但我们要找的化石“龙骨”却很少。图西是如此地荒凉，连沙蜥都很少，却意外地见到一只野兔和两只戴胜。不过今天有额外的收获，拣了几块风蚀石，表面布满了皱纹。这里的山顶上都分布着“玉门砾岩”，有各色的卵石，

其中有不少是古生代的珊瑚化石形成的。回来的路就沿着早晨的车辙，很顺利，特别是车也争气，这么差的路况，竟然没有出问题，安全地回到营地。米饭已煮好，就着呼啸的风沙，简单地把晚餐解决了。

营地周围有新鲜的黄羊粪迹，显然夜里它们来过。不过白天却没再见到黄羊的踪迹，这两天也没有见到考察队之外的任何人。瑙格和深沟一带的风蚀地貌千奇百怪，既有“野柳女王头”，也有“狮身人面像”，还有一个个残积山丘组成的“西夏王陵”。早晨发现一个车胎漏气了，显然是昨天被灌木扎的。原计划今天要去远处的干柴沟，不得不取消，只好就近找化石。以前在深沟发现过不少材料，今天的收获也不少。虽然还是些破碎的骨骼和牙齿，但有不少都可以鉴定。这个层位最多的是鱼化石，可以发现巨大的椎体和鳍骨，有些鱼据推断体重可以达到 300 斤以上。我们还有一项任务就是采集小化石的砂样，化石并不多，主要是在几个地点刮地表的砂土，由于泥质很重，所以先要筛掉大部分。这就成了最重的体力活，而为了尽可能采集更多的样品，我们一直干到太阳落山。在青藏高原上做这项工作是很累的，所以我们每筛五筛就换人，最后成果不错，装满了许多编织袋。

瑙格采样点山嘴上的岩石就像一只蹲着的巨兽，离深沟有 8 千米之遥。车把我们送到这个工作地点，然后到德令哈去补换下

的轮胎。瑙格采样点以鱼化石最多，满地都是鱼的脊椎和鳍条。哺乳动物化石并不多，我们“上下求索”，远远近近找了一天，只找到有限的材料，包括一枚长颈鹿指骨、三种鹿角，以及几支羚羊角比较有意义。牙齿很少，只有一枚风化很严重的三趾马颊齿和两枚象类颊齿碎片。上午有些多云，还算不热。到下午就烈日当头，晒得人要有要蒸发的感觉。爬上山顶四望，周围一片死寂，无边无涯。终于，这死寂的世界有了一点生气：来了一个牧人，骑着一匹白马，慢慢走上山来。他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，没有一点裸露在外。看他骑马站在山顶的姿态，很有些西部牛仔的味道。我们交谈了几句，他应该是蒙古人，很友好地告诉我们，他的蒙古包就在附近。下午吹起了沙尘暴，我们无处躲藏，只能伏在地上继续找化石，直到车来接。

组成四人小组去巴音山考察的一天最艰苦。吃了一顿饱饱的早餐就开车出发，向东越过瑙格，就可以看见干柴沟组出露在巴音山下，但中间横亘着黄泥滩、沙丘、灌木丛。我们费了很大的工夫才找到进沟的路，但在GPS上显示到目标点还有5千米时，车就进不去了。退出来，重新找一条大沟进去，路上还看见一具骆驼骨架。在这条沟里，水流过的地方车还能很好地行驶，但九曲十八弯，不少地方狭窄得仅容车身。最后到达一个废弃的放牧点，车再不能向前走，距目标点还有3.2千米。留下一人看车，我们开始徒步前进。道路复杂难辨，我们顺着大沟，按GPS的指向一步步向前，到还有1.7千米的地方出现了第一层我们要采的钙结核。

烈日当头，周围是火红的地层，表面寸草不生，那真是一片火焰山。GPS指示不能完全顺着沟走，我们不得不在超过3000米海拔的地方翻越一座座山梁。终于来到分水岭前，不能退缩，继续攀登，爬到顶端，得以看见东坡的沟壑指向远处蓝色的尕斯库勒湖，湖畔的蒙古包也赫然在目。这时不敢大意，每走不远就要做好记号，因为必须按原路返回到停车处。我们正在一条又窄又深的沟里行进，天空突然积聚起乌云，如果暴雨骤降，那将非常危险，有被山洪卷走的可能。而在这样的地方，暴雨是说来就来的。我们加快速度，最终仍被阻于一道10多米高

的跌水。无奈，又开始沿沟边的陡壁向上攀登。

最后，当时间已晚，而GPS显示到目标点只有300米时，才发现中间还横亘着几道沟梁，干粮还在车上，水也不多了，回望来时做的记号也看不清楚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只好决定返回。但归途并不轻松，要仔细辨认才能不至于走错。回去的路上还要采集古土壤样品，又花了不少的时间。同时体力也在逐渐下降，终于在筋疲力尽之前，幸福地看见了我们的越野车。算一算，这一天至少翻山越岭地走了20千米路，而直线距离不过才3千米。在归途上一群羊在欢迎着我们，但没有看见牧羊人，又是不见外人的一天。

夜里狂风一直呼啸，吹得帐篷哗哗作响，搞得大家都没有睡好觉。到天亮时分，风停了，但噼里啪啦地下起一阵雨来。尽管雨不大，也不久，但我们还是意识到一个危险：差不多一周没下雨了，大雨可能随时将至，一旦下起来，我们就会被困在里面出不去。于是决定抓紧时间干完工作，赶在大雨到来之前回到德令哈去。

一声令下，一切就在紧锣密鼓中开始。几十袋砂样，每袋都在70斤左右，在这样高海拔的地方要搬到山脚下并非易事，但我们连续作战，顺利完成了任务。考察队的一半人先撤离，我们留下来再筛一些砂样，并测量剖面。中午烈日当头，辐射最强，却不能松懈，我们以戈壁滩为起点向山顶逐层描述和测量。尽可能沿直线前进，有深沟就跨过，有悬崖就攀上，几处陡壁有七八十度，好在表面风化物还可以容脚。当爬上山顶，做完最后一层岩石的工作时，正好看见戈壁滩上奔来两个黑点，车来了。我们迅速下山，开始拆帐篷，装砂样。一切都非常紧迫，因为已经可以望见乌云正从西面袭来，而雨的前奏风沙已经到达我们的营地，这真是“胜利大逃亡”。

在看惯了柴达木盆地的干旱荒漠后，这真是难得的景致，但我却怀念那些艰苦而充实的日子，期待着能有机会再来。📌

作者单位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